



【浮世绘】

桑葚才肥杏又黄

□华明玥

每天下班,从地铁站出来,出口就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三甲医院。医院门口,经常蹲着卖水果的婆婆婶婶们,她们大多在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,操皖北口音,每个人用枣木扁担挑着两筐水果,拉长了声音叫卖:“桑葚果儿枇杷果,又甜又新鲜咧!”

我瞄了一眼果子,货主的声音就会热情地跟上来:“桑葚果儿新鲜咧,都是今早从桑园主人那里进的货,5元一盒,9元两盒。大姐,你要不要?”我仔细查看,果然每一小盒桑葚下边都垫着新鲜的桑叶,所有桑葚都是紫黑色的,果柄都是翠绿的,我立刻掏钱买了些桑葚。

带霜粉的大枇杷在另一个箩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,挑担人劝我:“喜欢吃本地枇杷的话还要等一等,这是俗话说说的洋种枇杷,个儿大,模样诱人,味道可有点寡淡。”

我有点忍俊不禁:“这样讲实话,不怕果子卖不出去?”

挑担人笑道:“不怕!好多小年轻挑果子,只要求好看。我的果子当天都卖得完。”

带着刚买的桑葚去见朋友,朋友清洗并品尝后,感慨万千。原来,她务农一辈子的妈妈,如今60多岁了,也在城里挑担卖果子呢——每天早上5点,妈妈就和伙伴一同去远郊的批发市场或农民的果园里收水果,上午把果子分拣好,浆果要装在小盒子里,大樱桃扎成一把又一把,每一把的分量差不多,卖5元一把。再过一阵子,她们就会卖山竹、荔枝,早上出门的时候带两个大雪碧瓶,瓶子里装满冰水。她们会尽量走在阴凉处,觉得自己面颊被晒得发热时,就在水果上面淋点水,替果子降降温。

大部分挑担人卖的两筐水果,重的有七八十斤,轻的也有五六十斤,一天起码要走两万步,在我们看来,这是一件苦差事。朋友的妈妈怎么会乐意干这份活计的?朋友解释说,妈妈在成为挑担卖果人之前,她的爸爸就在我家附近那家三甲医院治疗癌症,整整三年。最后一年,朋友的爸爸经常与病友精神会餐,讲述自己这一生走南闯北吃过的美食,红烧蹄膀、樱桃肉、糖醋鳊鱼、蒜蓉开背虾、十三香龙虾,但化疗和放疗引发的副作用,让老人家满嘴都是溃疡,只能喝点稀粥了。此时,老人唯一的慰藉就是吃点柔软的、不刺激的水果,这小小的果实,能让他暂且忘掉那些日日夜夜在身体里燃烧的疼痛火焰。红樱桃、紫桑葚、黄杏子,朋友爸爸点名要吃的水果大多不便宜,幸好,妈妈在医院门口遇见了挑担卖水果的人。朋友说:“靠着医院门口的水果担子,我爸品尝了所有对他来说过份稀奇、昂贵的水果——山竹、莲雾、蓝莓、树莓、无花果,还有菠萝蜜。我特别感激这些一扭一扭挑着担子走来的小贩。”

朋友的爸爸离开后,妈妈一度无法从悲伤中自拔,她迅速消瘦,每日唯一的寄托,就是到肿瘤科的病区去,在老爷子最后住过的病房门口徘徊一阵子。那里,早就换过好几次病人了,老爷子留下的所有痕迹都不在了,但朋友妈妈依旧在门口

怯怯地、依依不舍地张望,好像在等什么人归来。

年长的护士还认得她,好心的护士就在微信上提醒我朋友:“你妈妈这样伤心,我们看了也很难过。劝解是不管用的,你想想办法,第一,要让妈妈有事做;第二,要让她有伙伴。”

在女儿的建议下,妈妈加入了皖北老乡群,经一个远方侄女的婆婆介绍,她也开始挑担卖水果了。一开始,别人挑60斤,她只能挑得动30斤,但这有什么关系呢?枇杷果柄还带着刚从树上摘下来时的一点儿茸毛;樱桃的果柄是翠绿又柔韧的,张开来,细细的一小撮上有五六个晶莹剔透的果实;无花果熟到尾部都裂开了,十字状的小裂口中隐隐露出桃粉色的柔软果肉……光是每天整理这些美好的果实,心上的伤口就开始缓缓愈合了。

作为一个挑担新手,朋友的妈妈和伙伴们也在交流经验,看担子挑到哪里,水果卖得更快。她们发现,去城南的老居民区叫卖,通常卖得快,那里有的是识货的爷爷奶奶,他们勤俭了一辈子,绝不会嫌担子上的水果便宜。另外就是去医院门口卖,越是病人云集的大医院,果子卖得越快。拿到检验报告的人,配了一大袋中药、西药,如释重负或面色沉重地从医院出来,出门看病总是让人焦灼的,忐忑、紧张、出汗,加上药物的副作用,容易让人口干舌燥,此时,谁会拒绝买点便宜又新鲜的水果呢?

朋友妈妈开始吃得下饭也睡得着觉了,她的体重在挑担卖水果的三个月内长了10斤。她与侄女的婆婆,还有侄女婆婆的亲戚、乡邻们,一同在临近市郊批发市场的地方租了一套大房子,12个挑担卖果人亲亲密密地住在一起,每天安排两个人负责买菜做饭。大家卖完了水果,一起吃饭,一起用塑料桶泡脚——是的,挑担做买卖一天,薄袜的袜口会在小腿肚上勒出深深的勒痕,布鞋都被脚汗泡软了,一定要泡脚泡到疲乏消散,才能倒头就睡。

泡脚时,这些已经过了大半辈子的婆婆婶婶们开始唱起年轻时的歌谣:“果园里有桑葚树哎,蝶飞菜花黄。水鸭酣眠过小溪哎,竹鸡啼过墙……”还有人念起小时候老爹教过的一首诗:“桑葚才肥杏又黄,甜瓜沙枣亦粮粮。村村绝少炊烟起,冷饼盈怀唤作饕。”

她们彼此取笑:“念得还怪有文化的嘞,你倒是说说看,为啥做饭炒菜都省了,非要啃一个冷饼子?”“你也不动动脑筋,这诗里写的是农忙,果园里有这么多果子要收要卖,谁有空做三菜一汤啊……”

是啊,当年她们在农村,忙完了菜园忙果园,忙完了大田忙鸡鸭,加上家务和管教孩子,真是疲累啊。如今,她们的活计单纯了,只是将水果在箩筐里堆得高高的,卖给那些从地铁站和医院出来的人,为他们的生活增加一点好盼头和好滋味。

是的,到了这把年纪,挑起担子就能走,放下担子就能歌唱,有伙伴,有收入,还有什么昔日的苦痛与委屈放不下呢?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

【有所思】

一天的经历就像一生

□火锅

上午有点事临时赶回莘县一趟,事办完了还早,把车停在文庙附近,想要找寻一点我小时候旧家的痕迹。

文庙一墙之隔,就是县一中内我的家。某一年大风大雨,文庙内七八百年的老树被削下一大片树枝,就横在我家门口。如今一中变成了一个小区,文庙也翻修了。在我家的位置蹲下来,脑子里默默穿越了一会儿,也许还有一点小时候的空气尚没有被呼吸?

在完全陌生的空间中摸索了一会儿,找到疑似一中南门的地方往东走,这是我读小学走过无数遍的地方。一个路口走过去,再往东走,琢磨着应该到了,却仍然只是一模一样的楼盘。我用导航搜“东街小学”,却根本没有这个地点。茫然地继续往东走,忽然看到左边巷子深处有一所铁门,门口写着“中心希望小学”,这就是了。铁门忽然打开,大喇叭响起音乐,小学生们走出来,排队回家。我站在门口,拍了一会儿视频,有一个学校工作人员走过来,客气地问我有事吗,我告诉他,我以前就在这里读书,那时候这所学校还叫“东街小学”。他就笑一笑,走开了。我和孩子们一起放学回家,走到我家的地方停下来。文庙没有开门,我扒着窗棂看,只有那几棵老树没有变。

想在家门口吃顿饭。一中南门原来只有一家饭店,现在则是小饭铺林立,甚至连安庆夺夺粉火锅都有。我想吃清淡的蒸菜,有家店卖绿豆糕,门口摆摊卖蒸菜,基本都是打包带走的,店里只有一张小桌子。我问可不可以买了蒸菜坐下来吃,顺便借她们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。老板娘说,我闺女有,你找她问问。闺女正在蒸菜摊前忙活。我讲明意思,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充电宝,电也不多了,马上拿出来给我用。又不好意思地说是否可以给她留一点,因为她手机也停电了。我连声道谢。蒸菜种类十分丰富,我买了六块钱的,多刷一块钱给她,作为充电费用。女孩和她妈妈都说不行,要再给我夹点菜,我说多了也吃不下,浪费。我还想说,我以前就住对面,以前一中就在街对面,你们知道吗?我当然没有说。

下午回到聊城,在养老院里陪姥姥。这次回来,姥姥彻底不能走路了,只能坐轮椅。推姥姥出去,到大厅里转了转,有个八九十岁的大爷过来和她打招呼。他耳朵背,声如洪钟,每句话好像都能把地面砸个坑。他说经常来看我姥娘的人他都认识,谁谁是大国女,谁谁是儿子,谁谁是外甥女,不过,“我认女同志非常困

难,换个发型,或者戴个帽子,我就认不出来了。”他问我姥娘的属相,说自己在手机上看了一个信息,有四个属相今年会非常厉害。惭愧,我还真不知道姥娘属什么,赶紧搜deepseek:今年100岁的人是什么属相?deepseek思考了很久,啰里啰唆打一堆话出来。大爷不断催我,我就随口说属虎,大爷遗憾地说,似乎四个属相里不包括虎。大爷滔滔不绝的时候,姥娘一直摆手示意我推她走,但是大爷不放我走,我就只好站在那里听。我姥娘急得自己推着轮椅轮子往前走,还不屑地说:我属牛。等到我们走远了,姥娘嫌弃地说:你要是听他说话,他能说一天。

我推着姥娘到外面阴凉地里坐下,对面有个大爷招手让她过去。大爷对我姥娘竖起大拇指,说:你100岁了,状态还这么好,真是棒棒哒。这个大爷介绍说,他86岁了,本来身体非常好的,但是骑电动车追尾了一个老头,侧身摔到马路牙子上,股骨头摔碎了,做手术的时候受了大罪。他推着一辆万能小车,可以当拐杖扶着走路,可以坐着,还可以掀起面板上厕所。我姥娘问,这是谁给你买的?大爷说,儿子买的。我姥娘自豪地说,我自己都可以给自己买。

我姥娘催我带她上楼,让我写几个字——其实是让我再帮她捣鼓捣鼓她的手机簿,以前的大字对她来说又小了,看不清。大爷抓住机会顺势说:你也爱写字呀?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册子给我看,都是他的篆刻作品。他一一给我讲解刻的都是什么:要留清白在人间;自强不息;上善若水……我夸奖他刻得好,为了证明是真心夸奖,我拿起手机来拍,大爷非常快乐。如果遇到一张没有拍,他就要格外讲解一下他的构思,说值得我拍一下。

我姥娘不耐烦听我们聊天。在我的想象里,她应该乐于和其他老人交朋友——但事实上不是。她某种程度上彻底婴儿化了,包括不需要社交。我姥娘和我一样,喜欢收纳。我和她呆在一起,她就指挥我把她的零食箱子左挪一点、右挪一点,把她的小包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,再重新放进去,仿佛这不是孩子一般的无事忙,而是有重大的意义。偶尔她停下来,定定地看着我,好像努力拨开了衰老的层层迷雾,给我一个我儿时常见的慈爱微笑。我眼泪哗哗流下来,她看不见。据说婴儿刚生下来时只能看二三十厘米远。中年的乡愁,老年的存在感,生命末期重回婴儿期。我一天的经历就像一生。

(作者为文学博士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)